管子/第83篇輕重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輕重丙第八十二

管子
輕重丁第八十三
管仲

輕重戊第八十四

桓公曰：「寡人欲西朝天子，而賀獻不足，爲此有數乎？」管子對曰：「請以令城陰里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。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，尺者萬泉，八寸者八千，七寸者七千，珪中四千，瑗中五百。」璧之數已具，管子西見天子曰：「弊邑之君，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，觀於周室。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，觀於周室者，不得不以彤弓石璧。不以彤弓石璧者，不得入朝。」天子許之曰：「諾。」號令於天下。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。石璧流而之天下，天下財物流而之齊，故國八歲而無籍，陰里之謀也。

右石璧謀

桓公曰：「天子之養不足，號令賦於天下，則不信諸侯，爲此有道乎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江、淮之閒，有一茅而三脊，毋至其本，名之曰菁茅。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。夫天子則封於太山，禪於梁父，號令天下諸侯曰：『諸從天子封於太山、禪於梁父者，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。不如令者不得從。』」天子下諸侯，載其黃金，爭秩而走。江、淮之菁茅，坐長而十倍，其賈一束而百金。故天子三日即位，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。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，菁茅之謀也。

右菁茅謀

桓公曰：「寡人多務，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，以利吾貧萌，農夫不失其本事。反此有道乎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。」桓公曰：「行事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請使賓胥無馳而南，隰朋馳而北，甯戚馳而東，鮑叔馳而西。四子之行定，夷吾請號令，謂四子曰：『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，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，以報吾。』」鮑叔馳而西，反報曰：「西方之氓者，帶濟負河，菹澤之萌也。漁獵取薪蒸而爲食。其稱貸之家，多者千鍾，少者六七百鍾。其出之，鍾也一鍾。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。」賓胥無馳而南，反報曰：「南方之萌者，山居谷處，登降之萌也。上斷輪軸，下采杼栗，田獵而爲食。其稱貸之家，多者千萬，少者六七百萬。其出之，中伯伍也。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。」甯戚馳而東，反報曰：「東方之萌，帶山負海，若處，上斷福，漁獵之萌也。治葛縷而爲食。其稱貸之家，下惠高、國，多者五千鍾，少者三千鍾。其出之，中鍾五釜也。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。」隰朋馳而北，反報曰：「北方萌者，衍處負海，煮泲爲鹽，梁濟取魚之萌也。薪食。其稱貸之家，多者千萬，少者六七百萬。其出之，中伯二十也。受息之氓九百餘家。」凡稱貸之家，出泉參千萬，出粟參數千萬鍾，受子息民參萬家。四子已報。管子曰：「不棄我君之有萌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。然欲國之無貧，兵之無弱，安可得哉！」桓公曰：「爲此有道乎？」管子曰：「惟反之以號令爲可。請以令賀獻者，皆以鑲枝蘭鼓，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。君之棧臺之職，亦坐長什倍。請以令召稱貸之家，君因酌之酒，太宰行觴。桓公舉衣而問曰：『寡人多務，令衡籍吾國，聞子之假貸吾貧萌，使有以終其上，令寡人有鑲枝蘭鼓，其賈中純萬泉也，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，使無券契之責。』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：『君之憂萌至於此，請再拜以獻堂下。』桓公曰：『不可。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，夏有以決芸。寡人之德子無所寵，若此而不受，寡人不得於心。』故稱貸之家曰：『皆再拜受。』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，而決四方子息之數，使無券契之責。四方之萌聞之，父教其子，兄教其弟，曰：『夫墾田發務，上之所急，可以無庶乎？君之憂我至於此！』此之謂反準。」

管子曰：「昔者，癸度居人之國，必四面望於天下，下高亦高。天下高，我獨下，必失其國於天下。」桓公曰：「此若言曷謂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昔萊人善染，練莛之於萊純錙，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。其周中十金。萊人知之，閒慕莛空。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，萊有推馬。是自萊失綦莛而反準於馬也。故可因者因之，乘者乘之，此因天下以制天下。此之謂國準。」

桓公曰：「齊西水潦而民飢，齊東豐庸而糶賤。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，爲之有道乎？」

管子對曰：「今齊西之粟釜百泉，則鎰二十也。齊東之粟釜十泉，則鎰二錢也。請以令籍人三十泉，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。若此，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，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，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。西之民飢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無本者子之陳，無種者子之新，若此，則東西之相被，遠近之準平矣。」桓公曰：「衡數吾已得聞之矣。請問國準。」管子對曰：「孟春且至，溝瀆阮而不遂，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，內毀室屋，壞牆垣，外傷田野，殘禾稼，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，且爲之舉。大夏，帷蓋衣幕之奉不給，謹守泉布之謝物，且爲之舉。大秋，甲兵求繕，弓弩求弦，謹絲麻之謝物，且爲之舉。大冬，任甲兵，糧食不給，黃金之賞不足，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，且爲之舉。已守其謝，富商蓄賈不得如故。此之謂國準。」

龍鬬於馬謂之陽，牛山之陰。管子入復於桓公曰：「天使使者臨君之郊，請使大夫初飭，左右玄服，天之使者乎！天下聞之曰：『神哉齊桓公，天使使者臨其郊！』不待舉兵，而朝者八諸侯。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。故智者役使鬼神，而愚者信之。」桓公終神。管子入復桓公曰：「地重投之哉，兆國有慟。風重投之哉，兆國有槍星，其君必辱。國有彗星，必有流血。浮丘之戰，彗之所出，必服天下之仇。今彗星見於齊之分，請以令朝功臣世家，號令於國中曰：『彗星出，寡人恐服天下之仇。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，皆勿敢左右。國且有大事，請以平賈取之。』功臣之家、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，歸其財物，以佐君之大事。此謂乘天嗇而求民粼財之道也。」

桓公曰：「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，腐朽五穀而不散。」管子對曰：「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。」桓公曰：「何哉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城陽大夫嬖寵被絺　　，鵝鶩含餘粟，齊鍾鼓之聲，吹笙篪，同姓不入，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，飢而不得食。子欲盡忠於寡人，能乎？故子毋復見寡人。滅其位，杜其門而不出。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，出其資財，以予其遠近兄弟。以爲未足，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，皆與得焉。故桓公推仁立義，功臣之家兄弟相戚，骨肉相親，國無飢民。此之謂繆數。」

桓公曰：「崢丘之戰，民多稱貸，負子息以給上之急，度上之求。寡人欲復業產，此何以洽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惟繆數爲可耳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令左右州曰：「表稱貸之家，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。」州通之師執折箠曰：「君且使使者。」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，以給鹽菜之用。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：「何以得此也？」使者曰：「君令曰：寡人聞之，《詩》曰『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』也。寡人有崢丘之戰。吾聞子假貸吾貧萌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，度寡人之求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，夏有以決芸，而給上事，子之力也。是以式璧而聘子，以給鹽菜之用。故子中民之父母也。」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

書，發其積藏，出其財物，以振貧病，分其故貲，故國中大給。崢丘之謀也。此之謂繆數。

桓公曰：「四郊之民貧，商賈之民富。寡人欲殺商賈之民，以益四郊之民，爲之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請以令決瀆、洛之水，通之杭、莊之閒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行令未能一歲，而郊之民殷然益富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。桓公召管子而問曰：「此其故何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決瀆、洛之水通之杭、莊之閒，則屠酤之汁肥流水，則蠭虻巨雄、翡燕小鳥皆歸之，宜昏飲。此水上之樂也。賈人蓄物，而賣爲讎，買爲取，市未央畢，而委舍其守列，投蠭蛇巨雄。新冠五尺，請挾彈懷丸游水上，彈翡燕小鳥，被於暮。故賤賣而貴買。四郊之民賣賤，何爲不富哉！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！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

桓公曰：「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，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，爲之有道乎？」管子曰：「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，使無尺寸之陰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行令未能一歲，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。桓公召管子而問曰：「此其何故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途旁之樹未沐之時，五衢之民，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，罷市，相睹樹下，談語終日不歸。男女當壯，扶輦推輿，相睹樹下，戲笑超距，終日不歸。父兄相睹樹下，論議玄語，終日不歸。是以田不發，五穀不播，麻桑不種，墐塿不治。內嚴一家而三不歸，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？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

桓公曰：「糶賤，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。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，爲此有道乎？」管子曰：「今者夷吾過市，有新成囷京者二家。君請式璧而聘之。」桓公曰：「諾。」行令半歲，萬民聞之，舍其作業，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。桓公問管子曰：「此其何故也？」管子曰：「成囷京者二家，君式璧而聘之，各顯於國中，國中莫不聞。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，功立而名成，下則實其囷京，上以給上爲君，壹舉而名實俱在也。民何爲也？」

桓公問管子曰：「請問王數之守終始，可得聞乎？」管子曰：「正月之朝，穀始也。日至百日，黍秫之始也。九月斂實，平麥之始也。」

管子問於桓公：「敢問齊方于幾何里？」桓公曰：「方五百里。」管子曰：「陰雍長城之地，其於齊國三分之一，非穀之所生也。　　龍夏，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。朝夕外之，所堛齊地者五分之一，非穀之所生也。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？」桓公遽然起曰：「然則爲之奈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動之以言，潰之以辭，可以爲國基。且君幣籍而務，則賈人

獨操國趣。君穀籍而務，則農人獨操國固。君動言操辭，左右之流，君獨因之。」「物之始，吾已見之矣。物之終，吾已見之矣。物之賈，吾已見之矣。」管子曰：「長城之陽，魯也。長城之陰，齊也。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，吾此皆以狐突之地封者也。故山地者山也，水地者澤也，薪芻之所生者斥也。」公曰：「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守其三原。」公曰：「何謂三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君守布則籍於麻，十倍其賈，布五十倍其賈，此數也。君以織籍籍於系，未爲系，籍系撫織，再十倍其賈。如此，則云五穀之籍。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，籍於穀則撫之山，籍於六畜則撫之術。籍於物之終始，而善御以言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

管子曰：「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，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，衍布五十倍其賈。公以重布決諸侯賈，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。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，則物軼於四時之輔。善爲國者，守其國之財。湯之以高下，注之以徐疾，一可以爲百。未嘗籍求於民，而使用若河海，終則有始。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。」公曰：「然則無可以爲有乎？貧可以爲富乎？」管子對曰：「物之生未有刑，而王霸立其功焉。是故以人求人，則人重矣。以數求物，則物重矣。」公曰：「此若言何謂也？」管子對曰：「舉國而一則無貲，舉國而十則有百。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，若左之授右，若右之授左，是以外內不踡，終身無咎。王霸之不求於人，而求之終始，四時之高下，令之徐疾而已矣。源泉有竭，鬼神有歇。守物之終始，身不竭，此謂源究。」